



张家山实录

葱丛

1

宁海黄坛西北约五公里处有张家山，张家山择山卜居，自上而下，分上屋、下屋，至山脚则为灵山，乃清光绪年间分迁于此。

每一个村子总有那么几位传统文化的坚守者，他们将数百年的家史村史了然于胸，再通过家谱、口述等方式，传给一代代的后人，每每相遇，无不令我为之动容。麻小昌老先生就是这么一位热心人，他文秀如书生，虽痛风不便，仍手扶楼梯，从二楼八宝箱内捧出珍藏的麻氏家谱。

据传，元代曾有清潭张氏迁此而居，如今问遍张家山，却没有一户张姓，不知是枯没了还是另择福地了，至今徒留一村名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张姓来了，住了几代，勤耕勤垦，却水土不服，人丁凋零，难以为继。而麻姓无意间搭个茅舍驻足，却插菜头一样，开枝散叶，蔚然成族。

在宁海，提起麻姓，许多人都知道麻岙。但黄坛张家山

也有一支麻氏隐于其间，却少有人知晓。三门姜坑麻氏第二十六世贵铁公，明万历四年（1567）受黄坛（旧称松坛）旺族严氏之邀，前来私塾授课。严家见这位家庭教师为人稳重，故以爱女相许。其时严家有祖坟于黄坛西北五公里开外的桃花尖山腰中，贵铁公既得严氏为妻，遂自请登高而居，依山筑室，云岫相伴，亦耕亦读。后有上辽岗王氏因有农地在此，往来种收不便，亦搭舍落户。自此麻王两姓共处张家山，尤以麻氏为盛。

遥想昔年，炊烟袅袅，鸡犬山田，这张家山也数得上黄坛一大村，算来也有二百余户人家。而今举目所见，满眼都是残墙断壁，那阁楼之上的木箱子还泛着初嫁的漆红，却破落地任其暴露室外，早已物是人非。

一群爱好摄影的年轻人正在废墟间寻找沧桑之美，灰墙、绿叶，衬着一袭红衣。“野村荒草蓬，石径久人空，何故入秋画？飘来一点红。”竟也灵动传神，韵味无穷，嫣红着张家山的如烟往事。



枫林古道

2



竹编

择高山而居，注定了张家山人较之下山的村民要付出更多的艰辛，自小肩挑手提的登山锻炼，日复一日，练就了张家山人上好的脚力与过人的臂力。

相传张家山多大力士，旧时有一健将名麻广，人家卖柴都是砍枝去叶，晾干捆好，挑到集市中去卖个好价钿。麻广却不费那功夫，他去山中转一圈，随手拔起一棵松树，不砍枝不去叶，拖着树冠就到集市去。这个作法堪比鲁智深倒拔垂杨柳。

村中后山有一座石板坟是麻广夫妻的。妻去世时，麻广定做了石碑，按常理几块石碑至少需一桌人才能扛回来，店主见麻广一个人来，声称要独自担回去，不觉惊诧至极，于是就跟他打赌，如果他真能担回去，就白送这几块石碑。麻广二话不说，一肩五里担到暗岩，跟在后面看热闹的店主，惊叹不已，守信免了石板钱。

张家山岭脚通往山外的地方，要造一条跨溪石板桥，石板长一丈二，宽一尺八。到南门外石匠那里去打好后，派出十六个男劳力去扛，中午快到时，村里让年轻的麻广去送饭，半路上麻广受不了喷香的糯米麻糍的诱惑，啃了一块又一块，到了南门外，已经吃了一大半。见状，挑夫们埋怨说，你把我们的中饭都

吃了，我们哪还有力气扛石板。麻广也觉得有愧，于是二话不说，把这块大石板背起就走，一口气背到大洋山村，到了一个水缺头时，想放下来换口气，一时找不到借力的支撑物，再也无法抬起，自此这块石板就搁在这个水缺头，为卖柴售炭者提供了行路方便，日久之后石板中间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凹槽。由此，麻广健将之美名，为世代过往山民所知晓。

麻广之名虽大，毕竟已是年代久远，而住在灵山的麻四水，却是近代一名大力士，能背得起720斤的巨型树木，这还是老秤，若按现在的秤1.2倍换算，应重达850多斤。他背下山的树木，放上竹排，竹排都能压沉下去。看他个子不高，体形精瘦，却能承受如此重力，实令人难以置信。面对狐疑相问者，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，对肩上的树重没什么大的感觉，只是中途用短柱棒顶着圆木歇足时，常见山路中的泥土都能凹下去一截。他一生埋头于农活，身有蛮力，却与世无争，最终以九十六岁高龄离世。

有个叫麻跃峰的，自豪地忆起他爷爷麻昌瑞也是一位大力士。修建黄坛水库时，张家山村自然也参与了这场水利工程盛事，正当壮年的爷爷，将过秤450斤重的树木，从斑竹园独自一人背到黄坛水库工地，那可是为众人所共睹的。



村口的大青石

3

张家山有三宝，青石，竹编，还有一条古道。

来到张家山，就不得不看村中央的那一方青色的大灵石。

传说不知何年何月，张家山人慧眼独具，发现山下有一块大青石，在大溪之中露出了半块，青石就是纹丝不动。其时他们尚不知此石是珍稀陨石，但信奉奇石乃属天地之物，故请来道士拜了土地公，说来也灵，祭请完毕，一撬即起。

青石横卧于村中三角地，这里是三条石径的汇聚之地，也是世代代村民农闲纳凉的谈天说地之所。历经岁月，如今已是通体光滑圆润，拾起小石子，轻击青石不同部位，侧耳细听，有金属铮铮之声，清脆动听。而今村空人稀，若是珍品，会否被不良之徒盗走？我正生疑，有位老人指着条石下方说，此处正是颯石之人的撬痕。

上苍赐福于张家山子民，愿此石永存，福祉归民。

张家山的第二宝就是竹编。“黄坛篾席逐步簞，魏家矮椅张辽篮；糠筛米筛枳头出，扫帚笕箕张家山”。黄坛的篾匠颇负盛名，流传的篾竹调中，张家山是占有一席之地。

一入张家山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配合默契的夫妻画，丈夫紧握篾丝安坐竹椅，妻如纤夫大步弓拉，蔑丝于刀锋间拉扯而过。过了剑门的篾丝如弓似弦，在秋阳中泛着金黄的弧度。走进另一家，在一块低矮的木板上，但见主人盘腿而坐，一面热情招呼，一面双手不停地在竹篾间翻飞，或经或纬，谈笑时，一个竹器已成雏形。

这门手艺在张家山由来已久，旧时在流程上男主外、女主内。山上修长细腻修竹，是他们的首选；毛竹到了他们手里，遇刀分离，不折不扣，于不经意间完成了劈篾；我们入村所见的夫妻正是在过剑门作业，使得篾丝宽窄均匀；原材料的最后一道关是刮篾，旨在让篾边更光滑。这些上好的篾丝最后到了女人手里，十指翻飞间，神奇地幻化成了簞、谷箩等农具，扑罩、淘米笕箕等生活用品，而竹器中又以篾

青制成者为上品。

麻龙垚老先生今年七十岁，他的母亲有见地、懂百草，常以草药予人治病，他读到宁海中学的初三，因1966年停课而回家务农。那年他开始接触篾器编织，如今重拾旧艺，以娱晚年之乐。他做的淘米笕箕显然比别家更小巧，从劈篾到上甲，流程一道省不得，难度更高一点，而价钿却不见得更高，全村唯有他还坚持着做这小笕箕的精细活。

塑料制品的普及，一度替代了这些竹器用品。今日偶遇，见者爱不释手，于是家中客厅里的水果盆，买菜的提篮，统统换成了这些精美环保的竹器用品。

最后一宝便是枫树古道。转过村前红墙小庙，一枝茂叶盛的古樟独立岭巅。倚樟观景，但见山川明净，风泽清旷。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妙意境，美还真。

张家山有一条约三里长的山岭，山脚即为灵山，也为麻氏居住。据麻小昌老先生回忆，自他记事起，就没见过村民空手走在岭间，他们挑下山的是山中珍品，担上山的是生活必需品。直到七十年代初造起了机耕盘山公路，手拉车、农用车，才陆续得以进村。

山中少地，张家山人节衣缩食买的田地分散于三区六乡，远至岔路、桥头胡，其农作往返的万般艰辛不难想象。几百年来张家山人在这条山岭间洒下了无数汗水，路上的石子被风霜染成了深红色。如今他们虽已不再为生计匆匆奔波于岭上岭下，然则那份亘古的情感如何能舍弃，但凡步道为山水所冲，老人们即会自发修补。

人迹罕至了，一株株枫树却于草木间悄悄生长，经年后，枝干高耸入云，蔚然成林。树桢之间，竟如一只只巨眼送波，顾盼生辉，煞是有趣。待秋日一到，枫叶由绿转黄，沿路而下，两侧古树苍茂，落叶铺满山径，天然妆点，秋韵独具，竟美成了一道绝佳的风景线。

漫步在这样的画山绣水之间，欣喜由心，随遇精彩。迤逦行至山脚，且见岭下一户山村别墅，庭院内小桥水池，蔷薇满架，门口静立两石，左刻“金山石”，右描“银山石”。试想一下，这山下有此等金山银山，张家山村村民闲置祖居山寨，下山赚金捞银，博取财富，也是必然的了。于是我等轻掬一缕秋阳，踩动油门，释怀而归。